

第二十三章 驚人的猜測

姜蘊雪在回府的一路上，腦中也在想著剛才在壽安宮的事情，以她對太后的瞭解，只要答應了便一定會將事情辦妥，洪氏再得寵也不敢違抗太后的旨意，再說自己這般才貌雙全，等入了王府，王爺必會發現她的好。

她一路上幻想著入王府的情形，那洪氏會如何的氣急，她又是如何一步步把持王府的後院，得到心愛之人的垂憐，最終坐上王妃之位，想得讓她心情大好，臉上泛起紅暈。

突然間，馬車晃了一下，眼一花，只覺車廂內鑽進一個人影，她的丫頭含秋還未叫出聲便被人點了穴道，昏了過去。

鑽進來的是一個身形高大的男子，一身灰色的短襟打扮，將昏過去的含秋挪到一邊便轉頭來看她。

黝黑的臉，上面還有疤，見著朝思暮想的人，男子深情地喚道：「蘊雪，我回來了。」

姜蘊雪卻是臉色大變，萬萬沒想到這個人還會出現在京都，萬一被人發現，這可是要掉腦袋的事情！她的聲音有些顫抖，「蕭長桓，你怎麼回來了，你回來做什麼？你難道不知道這樣很兇險嗎？」

「為了妳，我什麼都不怕，性命都可以不要，蘊雪，我……好想妳。」蕭長桓一眨也不眨地看著她，一邊說著，一邊就要靠上前去。

姜蘊雪心中覺得無比噁心，以前蕭長桓還是左相公子時，就不能讓她心生愛慕，因為她眼中只有一人，如何看得上他？所以平日裏對他都是不假辭色。

蕭長桓自幼與故交王家定下婚約，王家敗落後，王氏女一直居於相府中，她見過幾次，相貌普通，那時蕭長桓就同自己暗示過，只要她願意，他就有辦法推了這門親事。

她當然不願意！

後來，蕭長桓迫於其父左相的威嚴，迎了王氏進門，聽說成親沒多久便納有一美妾，她偶爾聽蕭碧影談起，那美妾竟有三四分似自己，更將她噁心得如鯁在喉。成親後，蕭長桓依然癡迷於她，三番兩次地想找她搭話，那時她已看透霍風對澤芝的情意，他根本不可能注意到自己。

本想著澤芝是自己的表妹，又無多少時日可活，她也不在意，可誰知心愛的男子居然不遠萬里請來神醫，據說還開了藥方。

她這才慌了，當年她已是雙十年華，如何等得起，萬一公主表妹好了怎麼辦？那還有她什麼事？

正困擾著，蕭長桓又來糾纏，她無意中透露澤芝對自己刁難，他便心領神會地出手，也不知他是如何說蕭碧影的，竟真將澤芝的藥換了。

最終，她心想事成，不出一個月，表妹果然去世。

她看著悲痛萬分的霍風，想靠上前，卻見那人只顧抱著澤芝的屍身，根本就不瞧她一眼，本想著就守在他身邊，總有一天，這人會發現她的好。

可她沒想到，自從澤芝去世後，他避世間女子如蛇蠍，對人更加冷淡，她根本就

沒有機會接近，只能繞道走朱宜人的路子。

但朱宜人也是個沒用的，還貪財，她丟進去多少東西，卻半點有用的消息都沒有得到，直到他和洪氏的婚訊傳出，打了她一個措手不及。

蕭長桓見姜蘊雪沉默不語，慢慢地靠近。

姜蘊雪反應過來，正要發作，突然心生一計，忍住厭惡，細語道：「蕭公子，這些年你受了不少苦吧？」

蕭長桓頓時感動得無以覆加，看著她的眼神越發深情，「多少苦我都不怕，能夠再見到妳，便是上刀山下油鍋，我都義不容辭。」

這幾年，他無時無刻都惦記著她，南邊的生活太過艱苦，那些監視的人日夜不離，本以為她早就嫁作人婦，沒想到理親王的人居然說她一直未嫁，當他得知這個消息的那個晚上，興奮得一夜未眠，趁夜跟著那人偷偷離開。

看著眼前的人還如五年前一般的美貌，臉如玉，眉如畫，就連動怒都讓人心動，這樣的美人，本就該是他的！想著，蕭長桓的心緒不禁火熱起來，雙眼更加癡迷。姜蘊雪不著痕跡地往邊上挪動，避開他要貼上來的身體，看他一身普通莽夫的打扮，風塵僕僕的，也不知多久沒有沐浴過，汗味混著各種異味讓她幾欲作嘔，可想著這人的能耐，終是按下了噁心感。

義不容辭？她心中冷笑，這可是你說的！

等馬車停在國公府門口，姜蘊雪一腳踢在含秋身上。

含秋捂著頭爬起來，腦中想著剛才那事，這才驚醒，正要大叫，卻見縣主正冷森森地盯著她。

「閉嘴，今日之事，不可透露半個字。」

「是……小姐。」她嚇得趕緊低下頭去，見車中已無那男子的身影，心中有些納悶，這樣的縣主她還從未見過。

含秋趕緊收拾心思，小心翼翼地將姜蘊雪扶下馬車，兩人剛進府，便有婆子迎上來，「小姐，您可回來了，國公夫人一直等著您回來呢。」

「讓祖母掛心了。」姜蘊雪笑著說道，也不回自己的院子，主僕兩人直接前往主院。

正堂中，她的母親小安氏正坐在祖母大安氏的下首，面色都有些不豫，好似才爭吵過。

見到她，婆媳兩人都帶著笑意，剛才的不快瞬間煙消雲散。

說起魯國公府這對婆媳，其實也是一對姑侄，可小安氏半點也沒有大安氏的精明，反倒是孫女姜蘊雪遺傳了個十成十，又長得貌美，這也是大安氏格外疼寵她的原因。

「祖母。」姜蘊雪神色早已恢復如常，嘴上含著笑，輕盈地邁著小步，撒嬌地喚著，撲到國公夫人的懷中。

「哎喲，我的寶貝兒喲。」大安氏耷拉的面皮都生動起來，慈愛地撫著她的頭，

「看看，多大的姑娘了，還會撒嬌，真該讓那些外人看看，都說姜縣主沉穩有度，

現在可是個三歲小兒啊。」

姜蘊雪嬌俏地嘟起嘴，故作生氣般轉過頭，「祖母又取笑雪兒，便是再大，雪兒也是祖母的小孫女。」

這話惹得大安氏開懷大笑，「那是，雪兒是祖母的小心肝哦。」

堂中的人都陪著笑，尤其是國公府的其他幾房夫人，更是妳一言我一語地誇起姜蘊雪，好聽的詞跟不要錢似的，全都往外蹦。

小安氏下首一個紅衣少婦，臉若銀盤，左腮有個痣，長得端莊秀美，她嘴角卻露出譏笑，嘲諷地低下頭去。

她正是國公府裏的少夫人，姜蘊雪的嫂子沈清瑚，理親王妃的姊姊，她看著自己女兒羨慕不已的神色，心中一陣心疼，不由得伸手拍著女兒的頭，無聲地安撫她。此刻，她心中全是怨恨，這個小姑子不知打的是何主意，都二十有五的老姑娘了，死賴在家中不出嫁，偏上頭兩代婆母都對她寵得沒邊，自己生的女兒可憐，什麼事都要靠一邊，比不上小姑子的半點榮寵。

看著那其樂融融的祖孫三代，她心中嘔死，這老姑娘，什麼時候才能嫁出去！

上首的大安氏也在發愁孫女的婚事，其實孫女的心思她隱約能猜到，以前想著，那樣身分尊貴、氣度不凡的男子，才是孫女的良配，她也是樂見其成的，可之前她一直在莊子上靜養，回來後便聽說了攝政王娶妻之事。

想到這，她不由得瞪兒媳小安氏一眼，這麼大的事居然不告訴她，白長了一副聰明相，骨子裏就似那榆木一般蠢笨，半點也不開竅，害得自己的孫女白白錯過一段好姻緣。

其實小安氏也氣，剛才婆媳倆就是為這事有些不愉快，不就是攝政王爺娶親，與自己家有何干係？再說了，她安排的賀儀可是非常體面的，真不知道婆母在氣什麼，別人成親，就非得巴巴地去告訴妳？

大安氏瞪了小安氏一眼，心道：這蠢材到現在都還沒明白過來，自己女兒的心思都看不出來，還真以為雪兒是為了他們老倆口才一直不出嫁，她分明是在等那個最尊貴的男子。

可惜這樣好的孫女婿居然讓一個破落戶給占了，怎麼不讓她氣恨？若是她在京中，非得將這門親事攪黃了不可。

「聽說攝政王新娶的王妃長得國色天香，可有此事？」大安氏看也不看自己的長媳一眼，問下首的二媳婦。

二媳婦是個乖巧的，她出身不高，二房又是庶出，平日裏大安氏視她如無物，這猛地點名問話，讓她心中有些欣喜。

她可不敢如小安氏般托大，趕緊起身回話，「回婆母，那攝政王妃媳婦無緣得見，不過聽說長相確實貌美，京中還有傳言攝政王被自家王妃迷得邁不開腿。」

聞言，姜蘊雪的臉「刷」的一下慘白，狠狠地瞪一眼那婦人，真多嘴，這話說得如剮心般痛，那清冷如松的男子，怎麼會如凡夫俗子般沉迷女色，若論顏色，難道她不美嗎？

京都的那些世家子，哪個見到她不是露出癡迷的眼神，可偏偏到了他那裏就跟看

不見似的。

大安氏見孫女瞬間變臉，不露痕跡地拍著她的手，皺起眉，喝斥二媳婦，「滿口胡說什麼？什麼邁不開腿，這是一個世家夫人該說的話嗎？下去，抄寫《女誡》一百遍。」

二媳婦不敢爭辯，嚇得手都不知往哪裏放，委屈地退下，臨走時還不死心地回頭，不知道自己說錯了什麼。

見狀，沈清瑚眼裏的譏色更盛，這小姑子想嫁攝政王也不是一天兩天了，就自己婆母不開竅，看不明白。她這個外人可是看得真真的，連攝政王妃的半點好話都聽不得，氣量如此之小，活該被人無視。

說起攝政王妃，早前府中宴會時，她見過一面，真真是個世間少有的美人，說句憑良心的話，論容貌、論修儀，小姑子確實不如人家，怪不得攝政王會看不見小姑子的示好，娶那女子為妻。

趕走了二媳婦，大安氏的臉又耷拉下來，將手中的杯子重重地往桌上一頓，厲色看著在座的人，「妳們要切記，自己是魯國公府的女眷，一言一行代表著我們國公府，切不可學那輕浮的女子，不知深淺地人云亦云。」

「是，兒（孫）媳謹記。」

「好，都散了吧。」大安氏拉著姜蘊雪的手，似頭痛般地將眾人揮退，心想這些個媳婦孫媳的，不是蠢笨便是心眼太多，沒有一個有她的蘊雪貼心。

等堂中只剩祖孫兩人時，她才拉著孫女細細打量，見孫女如嬌花般的容貌，越看越稀罕，這天仙似的姑娘都不要，那攝政王是眼瞎了嗎？

「祖母……」姜蘊雪靠進她的懷中，「還是祖母疼雪兒。」

「傻丫頭，祖母不疼妳疼誰。」大安氏愛憐地摸著孫女滑如雞子的臉蛋，眼中閃過一絲陰狠，那天在街上擦身而過的馬車中的女子，那長相……

事後讓下人們去打聽，才知那正是攝政王新娶的王妃，她心中又驚又怒，果然那樣長相的人都是下作的賤人，光會勾引男人，那樣的女子只配成為男人的玩物，怎麼能享用尊貴的身分？便是要豁出她這張老臉，她也要讓自己的孫女如願！

祖孫倆敘了會話，姜蘊雪便告辭出來，見自己的丫頭含秋的臉色有些難看，她心中一沉，趕緊回房。

她冷著聲問道：「說吧，何事？」她坐在椅子上，看著含秋，眸光如利箭一樣，刺得含秋睜不開眼。

「小姐，剛才太后身邊的嬪嬪來過，有一句話帶給小姐。」

「什麼話？」

含秋低聲囁嚅道：「海市蜃樓不可及，小橋流水近眼前。」

「砰」的一聲，姜蘊雪手中的杯子砸了出去，濺起一地的碎片，還有一些飛到含秋的身上，可她不敢動，被自家小姐現在猙獰的模樣嚇得臉色煞白。

姜蘊雪的心中湧起滔天狂怒，憑什麼？別人可以住高樓閣宇，自己卻要委就村野小屋，她出身尊貴，才是那人的良配，憑什麼要給他人讓道！

太后也不肯幫她，那麼……

她的手指緊緊地扣住桌沿，將上面的桐漆刮下一層，臉色陰狠得幾乎扭曲起來，把含秋嚇得更加不敢出聲。

出皇宮後，霍氏夫婦坐在馬車中，皎白的明珠襯得車內一室溫情，夫妻兩人靠在一起，半點也沒有受之前宮中事的影響。

蓮笙倚在他的懷中，小手無意識地扯著他的衣襟，心中卻是無比甜蜜，無論旁人如何，只要他們心在一起，世間便無人能將他們拆散。

她想起太后，覺得有些難受，以前皇嫂是多麼疼愛自己，宮中一應事物全都是緊著她來，那姜蘊雪算什麼，不過是因為陪伴自己才入了皇嫂的眼。

想到這，她微微歎口氣，她已不是夏澤芝，皇嫂又怎會如以往一樣事事順著她？前世種種，又何必再去計較，此生她有家、有夫、有關心疼愛她的人，已經足夠。

蓮笙將頭埋進他的懷中，歎息道：「夫君，有你真好。」

霍風的大手將她抱得更緊實，下巴貼在髮間，大手輕撫她的背，眼中柔色盡現，「有妳才是上蒼對我最大的恩賜，妳什麼都不用想，萬事皆有我！」

蓮笙水靈的大眼差點迷失在他的黑眸中，將頭靠在他的肩上，玉面貼在他的脖頸處，鼻腔中滿是丈夫身上好聞的冷松香，終於安下心來，靜靜地不說話。

看著有些情緒低落的妻子，霍風薄唇緊抿，將她抱得更緊。

第二日，蓮笙醒來，只覺得自己如泡在香霧中，滿鼻腔都是花香，睜眼一看，自己正睡在一張花榻上，霍風將她擁著，她臉上一喜，此處真美啊！

在他們周圍，一叢叢的花朵競相開放，白的如玉，粉的如霧，還有那豔紅如霞，花叢的外邊種著一圈玉蘭樹，上面的紅白兩色花朵如含情的少女般，羞澀地微微綻放著。

她坐起身，這才發現他們所躺的花榻正在花叢中，花榻旁邊繁花似錦，那花香濃郁又不失淡雅，圍繞在他們周圍，這是哪裏？

霍風的眼同時睜開，看著她坐起，水靈的杏眼中全是驚喜，一身粉白的交襟束腰長裙上滿是花瓣，纖長的玉手捧起一朵玉蘭，笑得如花妖般清純又帶著豔色，他也坐起身，從背後將她環住。

蓮笙轉過頭，對著他的臉親了下，然後便笑著赤足下地，這才發現地上的毯子上也滿是花瓣，她一看，竟是不忍踩踏。

她突然想到他以前曾提過大雪封山中，那鮮花盛開的莊子，應該就是在此地了，便試探著道：「夫君，沒想到京中居然還有如此的寶地。」

玉雪般可愛的雙足在各色花瓣的映襯下顯得更加纖細小巧，她靈巧地踩在地毯上，發覺地毯下面似是燒著地龍，熱呼呼的。

他的眼色暗了暗，「嗯，喜歡嗎？」

「喜歡，好喜歡。」她高興地應著，在原地旋轉起來，裙裾撒開，如一朵大大的花朵，上面的花瓣飛落，她嬌笑著，如林中的花仙子。

如今正是天寒地凍，大雪壓枝的時節，沒想到能看到如此春意盎然的景色！

想著當年的那株小玉蘭，莫不是就是在莊子中種下的？她用眼神詢問他，他立馬看懂，微不可見地點下頭。

這裏的一花一木，都是他親手所種，每種下一株玉蘭，他便想著，若是她在，會是如何表情？現在他終於明白，過去所有的傷痛都化成甜蜜，苦盡甘來莫過於此。看著此景，只把她感動得快要落淚，這個男人到底在背後做過多少事？怪不得那話本子裏說，世間一場夢，唯願有情郎！得夫如此，她何其有幸？

赤足爬上榻，蓮笙開心地摟著他的脖子，雙眼迷離，望著空中飄過來的花瓣，伸出纖手將那花瓣托在掌中，輕輕收攏。

遠遠望去，高山白雪皚皚，冒著冷氣，陽光一照，白得刺目，山上山下，恍若兩個世間，低頭一看，滿地鮮花盛開，暖如陽春三月。

在這花團錦簇中，她越發顯得面若紅蓮，膚比玉雪，環住她的手臂漸漸收緊，他緩緩低下頭去，用薄唇含住她粉潤的小嘴。

兩人漸漸糾纏在一起，密不可分，直到她喘不過氣來，霍風才將她放開，大手無意識地撫著她的小腹，幽黑的眸子眯了眯，不動聲色地將她抱得更緊。

不遠處似有炊煙升起，飄來陣陣肉香，霍風牽著她的手，漫步在花海中，花香隱於路盡頭，盡頭處是一座亭子，亭子中空無一人，桌子上早已擺上做好的膳食。蓮笙正覺腹內饑餓，兩人面對面坐著，只見桌子上煨好的鹿筋正冒著熱氣，各色的山珍擺在精緻的碟盤中，讓人看得食指大動。

霍風淡笑地看著她眼中不加掩飾的亮光，長手一伸，用銀匙將肉菜放入她面前的小碗中，她輕聲一笑，低頭吃了起來。

她邊吃邊四下打量，這個莊子處在山坳之中，人跡罕至，加上侍衛守備森嚴，外人很難踏足，莊子上除卻鮮花，還種著各色的果子，遠遠望去，或金黃或紅透的果子掛滿枝頭。

「夫君，此地真好。」

霍風一臉笑意，心道：她喜歡就好，等他們將來老去，此地就是他們的歸隱處。山林中刮來一陣風，帶來片片花瓣，緩緩落在兩人的肩頭，塵世中的喧囂和紛爭彷彿都離他們遠去，世間只餘他們彼此，蒼天雪山，綠草紅花，一夢便是天荒地老。

午膳過後，蓮笙纖手上挎個小籃子，喜孜孜地拉著霍風直奔果園，她輕快地穿梭在果林中，粉白的裙裾在綠林中飛舞，如翩翩起舞的仙蝶，仙姿一晃便消失在一株碧桃後面，突然間卻又從另一株杏樹後露出冰雪玉顏。

她纖手去摘樹上的果子，霍風提著籃子，面上帶笑地跟在後面，見她動作便伸手相幫。

小籃子中很快便裝滿各色果子，蓮笙歡喜地笑了起來，清脆的聲音驚起一隻停在樹間的山雀。

山雀一下飛出去，後面傳來枝條斷裂的聲音，伴隨著狂喜的驚呼——

「煙娘！」

蓮笙一驚，緩緩地回過頭，見一灰色儒袍老者倚在一株果樹後，白面短鬚，身形

高大，雙眼似滿含淚水，癡癡地看著她，眼中充滿深情。

老者貪婪地看著她的容顏，素眉淡描卻不掩天香國色，正是朝思暮想的模樣，那雙杏眼還是一樣的年輕充滿靈氣，可那熟悉的眼中卻帶著一絲探究，平靜地望著他。

「煙娘，是妳嗎？」老者嘴唇嚙著，臉上狂喜交加，雙手止不住顫抖，往前邁一步，腳下差點滑倒，待穩住，一臉不可置信地朝她走來。

蓮笙的眼中升起些許複雜，對著面前的人，再也沒有前世那種孺慕之情。

霍風不動聲色地擋在她前面，認出老者，平靜地道：「魯國公，別來無恙。」老者正是魯國公，打從五年前開始便一直居於京郊別院。

魯國公聽見霍風的聲音，眼睛閃了閃，看著面前的一對璧人，再環顧四周，這才清醒過來，暗道原來此處是攝政王的莊子。

他就算久不問朝事，身在鄉野也仍有所耳聞，聽說王爺自娶妻後，平日裏寵妻無度，王府後院王妃一人獨大，看來所言並不虛。

他心裏如此想著，再看蓮笙，不由得心道：莫非那女子便是攝政王新娶的王妃？可那長相……怎麼會與煙娘一模一樣？

「原來是攝政王，老臣失禮，莫怪此處還有如此花開果香的景色，老臣閒來無事，找些野趣，見此美景，一時情不自禁，闖了進來，望王爺莫怪罪。」

「無妨，魯國公不必多禮。」霍風見他還盯著身後的人瞧，眉不自覺地攏在一起，「魯國公好雅趣，既是喜歡這些新鮮果子，本王便送你一些。」

魯國公連連道謝，目光還膠著在他的身後。

蓮笙不動聲色地打量著他，見他和五年前並無太大區別，白面儒雅，身姿挺直，半點也無老者的蹣跚。

下人們很快便抬上瓜果幾筐，魯國公這才滿腹心思地離去，雖沒有一步三回頭，可那沉重的步履卻透露他複雜的內心，無盡的思念被勾起，他一陣恍惚，世間怎麼會有長得如此相像的人！

蓮笙神色莫名地看著魯國公的身影，前世這個外祖對自己和皇兄還是很不錯的，不時會去宮中探望他們，對他們關愛有加，便是皇兄，對他也很是敬重，可他剛才那聲煙娘……如果她沒有記錯，應該是她第二次聽到，蔓枝就曾提到過，與之走散的小姐便是叫煙娘。

想著蔓枝曾誤認自己是她的小姐，莫非她與這叫煙娘的女子長得真如此相似？那麼，煙娘到底是誰？難道……

她抬起頭，與霍風對視一眼，後者將她耳邊的髮絲小心地挽到後面，大手將手中的小籃子遞給下人，牽著她的手穿過果園。

高大和嬌小的身影在果園中緩慢走出來，遠處的雪山，近處的翠樹，越發襯得兩人如一對神仙眷侶。

兩人來到花房中，霍風有力的雙臂將她抱起，坐在榻上，不帶任何感情的語調在她耳邊響起，「先太皇太后，應該不是魯國公夫人所出。」

蓮笙身體一晃，緊緊抓住他的手臂，雖然早有所感，依然難以置信。她凝望半晌，

艱難地開口問道：「那我母后是？」

霍風調整一個舒適的位置，大手輕撫她的背，薄唇開啟，「當年魯國公曾有一外室。」

自從見過那塊玉玦後，他便派人暗中查訪，無意中得知當年魯國公曾經十分寵愛一位外室，可後來不知為何卻銷聲匿跡。

等先太皇太后五歲左右，魯國公不知是何原由，徹底收心，安心守著魯國公夫人，當年還被傳為浪子回頭千金不換的佳話。

可他查到的消息卻是，當年魯國公夫人想將那外室接進府中，無奈那外室死活不同意，還大罵魯國公騙婚，那之後便無人再見過那外室，整個人消失得無影無蹤。且當年魯國公夫人生的親女，聽說一出生就帶著不足，整天病歪歪的，用藥罐子吊著，因身子不好的緣故，從來不現於人前，可等先太皇太后被魯國公夫人第一次帶著露面時，分明是一個身體康健的小姑娘。

蓮笙聽著他的敘述，默不作聲，若母后真是那外室所生，為何魯國公夫人會認作親女，那外室後來又去了哪裏？難道那外室便是洪家的祖母？

當年到底發生何事，那外室為何會落到那樣淒慘的地步？還有，既然洪家祖父與祖母並非真正的夫妻，那她爹……

想到這，蓮笙心裏一沉，在心中將魯國公與她爹的長相一對比，發現居然有相似之處，只不過她爹長年勞作，臉色黝黑粗糙，若是細白一些，身形再高大挺直一些……

竟有幾分相似！

夫婦兩人對視一眼，顯然都想到了同一處，若真如此，那麼洪家祖母也就是自己前世的外祖母，怪不得她與洪蓮笙長得相似，連身上的胎記都如出一轍，世間果然不可能有無緣無故的巧合！

日頭從雪山的那一頭落下去，山林中漸起涼風，花一片一片地飄落，落在兩人的身上，萬籟俱靜，徒留空山鳥鳴。

第二十四章 確定有身孕

京都的城門正要關閉時，一輛不起眼的寬大馬車駛進城，守城的兵士們見那車轆的標誌，趕緊將門打開。

馬車內，霍風默然地看著平靜的妻子，沉聲對外面駕車的董方道：「去康樂侯府。」

馬車調頭，往另一個方向駛去。

將女兒、女婿迎進門，洪大有些莫名奇妙，這天色都黑了，怎麼這時候來？不過轉念一想又高興起來，女兒能來，無論何時，他都是歡喜的。

蓮笙細細地打量著他，朝那眉間的一溝一壑慢慢地看去，臉色漸漸下沉，以前不覺得，也沒往那方面想過，沒想到這一細看，爹居然有四五分像魯國公，只不過比起魯國公的養尊處優、保養得宜，爹看著卻比實際年紀蒼老太多，兩人似同齡人般，根本不似兩代人。

說起來，她的母后也似魯國公多一些，與洪大眉宇間也有些相似。

杜氏趕緊張羅吃食，蓮笙心事重重，有些食不下嚥，就連往日裏愛吃的魚都覺得

有一股子腥氣。

霍風看著她，見她邊吃邊皺眉，似是難以下嚥，眼裏神色更加晦暗不明。

「可是飯菜不合胃口？」見女兒吃得不香甜，杜氏一陣愧疚，這菜是她親手所做，難道因為她現在少做，所以手藝退步，女兒已經吃不慣了？

「並無，娘做的菜還是一樣的好吃，只是今日不知怎麼的，沒什麼胃口。」蓮笙放下筷子，可能是心緒不佳，半點胃口全無，往日裏愛吃的菜，吃到口中竟不自覺地想吐出去。

見狀，霍風的大手輕撫她的背，將她扶到一旁靠坐著。

杜氏也趕緊命人端上參茶，蓮笙抿了一小口，壓下喉嚨處的酸意才好受了些。站在她身後的宮嬪看了，眼光閃了閃。

第二日，蓮笙的情況還是沒有緩解，見到什麼都提不起勁，人也變得特別的嗜睡，晨起，連霍風幾時起身都不知道，睡到日上三竿才悠悠轉醒，雖覺得腹內饑餓，口中卻寡淡無味。

她也不想起身，懶懶地靠在榻上，想著昨日發生的事，腦中似線團般地越理越亂，似真相呼之欲出，又似無從知曉。

宮嬪輕聲進來，手中端著一碗雞湯，見她已醒，趕緊將湯盅放下，走近榻前，小心地將她扶起，背上墊個大枕頭，試著湯的溫度不燙人了，才將那碗遞到她的手中。

蓮笙接過，見湯底清亮，無一絲油味，這才有點胃口，她腹中早已是饑腸轆轆，便仰頭一口氣將湯喝完。

「王妃，奴婢記得，您有些日子沒有換洗了。」宮嬪接過空碗，放在托盤上，看著她疲憊的樣子，小聲地說著。

換洗？蓮笙腦中劃過一道光，好像自嫁過來後就換洗過一次，這個月……並沒有，她的眼中閃過喜悅，手下意識地摸向小腹，會是她想的樣子嗎？

剛才那些憂心事馬上拋棄於腦後，滿心滿眼都是自己已有孕這件事，又是喜又是憂，憂的是萬一弄錯怎麼辦？

她摸著肚子，想像著孩子的模樣，一個她和夫君的骨血，不知會長得像誰？

由於日子尚淺，蓮笙決定暫不請醫的好，生怕空歡喜一場，讓他失望。

而霍風看著滿臉喜色，卻欲言又止的妻子，深邃的眸中劃過亮光，默默地從後面環住她。

王府裏一切照舊，只不過下人們越發小心起來。

宮嬪一臉嚴謹地盯著風澤院裏進出的物件，這時，柳嬪小聲地在她耳邊低語，「朱宜人在外面要求見王妃。」

聞言，宮嬪臉一冷，這朱氏居然還敢上門？她看了柳嬪一眼，想起當日王爺的吩咐柳嬪可能沒有聽見，罷了，她就去一趟吧。

側門外，朱氏坐在馬車中連連抱怨，以前那些對她俯首帖耳的奴才現在都不將她放在眼裏了，兒子的差事太辛苦了，京郊大營中的校尉，無權無勢不說，整天累得跟狗似的，讓她心疼不已，兒媳對她也沒什麼好臉色。

想著自己求見了蘊雪縣主幾次都被拒之門外，她心中明白，縣主是見她無利用價值了。

哼，她偏要讓這些人看看，她在這王府中還是有地位的！

只是派人傳話了半天，也不見裏面出來半個人，朱氏的心越發往下沉。

好不容易，側門打開了，就見宮嬪走了出來，對著朱氏略一見禮，「宜人恕罪，府中事多，王妃抽不開身，恐不能接見宜人。」

朱氏一聽，立馬不幹了，心道：那新王妃能有什麼事？但面上不敢顯露半分，「老身不會耽誤王妃太多時間，離府數日有餘，心中對王妃甚是掛念，前來問安。」

宮嬪微微一笑，「宜人有心，只不過當日宜人出府，王爺曾有令，宜人以後安心靜養即可，這府中怕是與您身體相沖，以後無事莫回，這樣才妥當。」

這話一出，朱氏的身體晃了一晃，臉白得嚇人，身邊的小丫頭恨不得縮得看不見。過了半晌，朱氏的臉色由白轉為黑紫，憤憤不甘地離去。

王府的下人們都低著頭，同時明白府中如今是王妃的天下。

看見了眾人的神色，宮嬪滿意地笑了，回到風澤院，見王妃正等著她，主僕倆不由得相視一笑。

等幾日後，癸水還不見來，蓮笙是不急，但某個整天急切切，卻還要裝作若無其事的男子實在是等不了，在房間裏走來走去，終於耐不住，命人將龔神醫提進府。正悠然自得地喝著小酒的龔神醫，被拍門的聲音驚得跳起，心知能這樣拍他這神醫的門的人，只能是那個府上的人。

他趕緊將酒菜藏好，可還不等他轉身，就見董方從窗子外跳進來，也不管他是不是衣衫不整、形容邋遢，抄起藥箱，提著他就奪門而出。

看著自家又被摔爛的木門，龔神醫心中抱怨連連，可不等他說什麼，身體就被董方拽得飛起，下意識驚叫出聲，「呀呀，董小子，小老頭遲早有一天會被你提散架，可憐我這把老骨頭，慢些啊……」

等他到王府後，發現只是讓他來給王妃看平安脈，他眼中閃著怒火，這是逗他老人家呢，等他把完脈，更加無奈，幽怨地瞅著霍風，看個喜脈，至於讓董小子像火燒屁股般架著他跑嗎？他一個半截身子快入土的老頭，背景離鄉的，容易嗎？再說了，就是來得再晚些，那塊肉不還好好地在王妃肚子裏待著嗎？

只是這些話他可不敢說出來，他的身家性命還在霍小子手裏捏著呢。當年霍風將他從南羌弄到京都來，除了奉上珍奇藥材，還替他除了滅門仇人，他這才甘願效勞。

龔神醫搖頭晃腦地摸著鬍子，將懸脈的細繩收回，沒好氣地道：「恭喜王爺要當爹。」

饒是霍風早有所感，面色如常，可無人見著的袖管中，他的雙手激動地握緊成拳。見主子似未反應過來般，宮嬪連忙開口，詢問神醫有什麼忌口之類的。

龔神醫促狹一笑，對著霍風無甚表情的臉道：「飲食方面，忌辛辣、寒食，等下小老兒列個單子，咳……最重要的是，禁房事啊，不可動慾。」

話才說完就接收到冷刀般的眼神，他抖了抖，快速收好藥箱溜了，連宮嬪嬪在後面追著給賞錢也不要，彷彿有惡鬼追著般，不一會兒就不見了蹤影。

「哈哈——」霍風一臉緊張的樣子，惹得蓮笙笑出眼淚來了。

她從未見過他臉上出現那樣呆滯的模樣，往日無波無瀾，似天地萬物都不能引起注意的臉上，被驚天的狂喜代替，清冷的眉間一片喜色，平淡的長相也生動起來。蓮笙止住笑聲，倒在他的懷中，將他的大手按在小腹處，一股暖流湧進去，她訝然地看著他，他也正低著凝視她。

不知是不是她的錯覺，只覺肚子裏如冒泡般，有什麼東西發出「咕嚕」聲。

識趣的下人們早已退下，他們可不敢看主子的笑話。

看著笑得開懷的妻子，霍風的臉是喜也不是怒也不是，只能狠狠地將人摟在懷中，薄唇貼上去，堵住那豔紅的小嘴。

很快地，王妃有喜的消息便傳遍全府。

王府要添小主子，全府上下都歡騰起來，宮嬪嬪歡喜地傳達著王爺的意思，所有人都得了厚厚的賞錢。

下人們做起事來越發小心翼翼，這可是王府裏頭一位小主子，無論是入口的還是用的，都要仔細檢查再檢查。

晚間，夫婦兩人相擁而眠，霍風小心地環住妻子的腰身，大手在小腹處上下輕撫，眼中帶著旁人從未見過的柔情。

蓮笙握著他的大手，絕色的臉龐上帶著一絲母性的神彩，細語呢喃，「夫君，你喜歡兒子還是女兒？」

「都喜歡，這胎先生個女兒吧。」溫熱的氣息在她頸邊拂過，惹得她一陣細癢，更往他的懷中縮。

溫香軟玉在懷，女子的如蘭幽香縈繞，霍風的身子僵了僵，想著龔老頭的話，臉色有些不太好看，半晌後他歎息一聲，大手停在小腹處，似是能感受到與他血脈相連的骨肉。

不知他會長得何等模樣，若是女孩兒，必定會如她母親一般出眾，到時，他便將這世上最好的一切奉到她的面前。

隔日，得到喜信的杜氏便帶著常樂上門來，同時還有滿車的補品山貨。

見著蓮笙含笑倚坐在榻上，黑髮散下，雖臉色有些蒼白，可雙眼晶亮，顯露平和的柔情，姣好的面容上儘是滿足，精神也是極好，杜氏在心中暗自點頭，女兒這樣子，顯見日子是舒心的。

見蓮笙想要起身，杜氏趕緊按住她，「妳好好歪著便是，娘和常樂也不是外人。」常樂從後面探出腦袋，就勢坐在榻邊上，目光隔著錦被去瞄蓮笙的肚子，惹得杜氏笑著輕捶她，「這會還看不出來，想看肚子得等三四個月後。」

聽見娘這樣說，常樂才將目光收回，轉向自己的姊姊，「姊姊，太好了，等外甥

出來，我這個小姨有大禮相送。」

蓮笙雖然胃口不佳，人有些提不起勁，心情卻是極好的，聽到常樂這樣說，也笑了起來，「行啊，不是大禮我們可不依。」

「放心，這丫頭昨天聽到消息後，在房間裏翻了一宿，把自己得的好物件都擺出來，說是要送給外甥當見面禮。」杜氏笑著接話，拉著女兒的手，又細細地問道：「胃口還是不好嗎？可有什麼想吃的？」

「暫時沒有呢。」

「有想吃的就讓下人備著，這有身子的人，胃口怪異些也無妨。」杜氏輕撫著女兒的臉，想當年她懷大丫頭時，洪家的條件還可以，吃得精細，大丫頭生下來白白嫩嫩的，可後來懷二丫頭時，家裏的境況已是不好，便是飽飯有時都吃不上，更別提什麼好東西，所以二丫生下來黑醜，似個毛猴。

杜氏似是想到什麼，看著蓮笙有些欲言又止，宮嬪見著她的神態，笑著對常樂說——

「鄉君，府中的蓮湖中還有一些蓮蓬未摘。」

「真的嗎？我要去摘。」常樂一聽，高興地跳起來，跟在宮嬪的後面出去了。等房間裏只剩下母女兩人了，杜氏這才支支吾吾地道：「妳現在身子不便，王爺可有什麼……想法？」

蓮笙看她一臉為難的樣子，失笑道：「沒有，娘，女兒可不曾那麼傻，王爺不會提這事，我也不會同意，這王府永遠不會進什麼新人，妳女兒就是要獨寵後院。」

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」杜氏鬆了一口氣，昨日聽到女兒有喜，她歡喜萬分，可猛然想到大戶人家裏的規矩，好似正房有孕，丈夫便要分房而居，晚間還要安排通房小妾侍候。

她當然不願意女兒受那樣的委屈，自從四德說得好聽，可真要替自己丈夫安排妾室，到頭來苦的還是女子。

聽到女兒說得肯定，杜氏也是大感欣慰，王爺愛重女兒，這王府中大丫頭一人獨大，至於外面那些個酸話，不聽也罷，同時心中暗自竊喜，慶幸女兒有個好夫婿。母女兩人又說些家常，杜氏說到那新嫂子王氏，「是個會過日子的，平日裏和和氣氣，不罵不吵的，妳大舅現在知禮多了，妳外祖母也照顧得好，褥子什麼的都換得勤。」

蓮笙笑著聽她說，其實這些事情她早已知曉，並且杜家搬到朝陽街的事情也知道，王氏為人著實有幾分手段，杜大舅現在是對她俯首帖耳，言聽計從。

那王氏本就是大家閨秀，收拾起杜大舅這樣的村夫還不是手到擒來，夫君也透露過，只要杜家以後識趣，他便不會再出手。

至於郭氏母女，聽說已被人帶去疆外，生死聽天由命，可以肯定的是，兩人再也不會回來。

與此同時，朝陽街，在院子裏的王氏正替杜大舅做著衣裳，突然窗戶外擲來一個紙團，她打開一看，臉色大變，上面寫著——蕭公子回京！

隔日，下朝後，洪大被眾多大臣圍在中間，大家的恭喜聲不絕於耳，洪大很是受用，現在他也算是漸漸摸到一些朝堂上的門道，反正少說多聽，於是他也不管認識的、不認識的，只一一微笑回禮。

曹侍郎立在一旁，心知眾人不敢去向王爺道喜，轉而朝康樂侯下手，見洪大現在倒是遊刃有餘，輕輕地笑了笑。

旁邊的大臣都用羨慕的眼光看著他，這曹侍郎好眼力，居然早早就與康樂侯交好了。

殿外的另一側，夏明啟搖著扇子，帶笑地攔住霍風，「恭喜攝政王，府中要添丁。」趙珩一搖三晃地走過來，接過話頭，「喲，我可是記得，理親王府也要進人口呢。」夏明啟臉上現出喜色，「那大家同喜，太醫把脈，本王愛妾這胎必是兒子，到時候若攝政王生下女兒，咱們還可以結個親。」

霍風聞言，臉色一冷，看著他，冷聲道：「不過是低微的庶子，理親王慎言。」夏明啟心中對這話恨得不行，愣是還要擠出三分笑來，「是本王說笑了，攝政王不必放在心上。」心中卻是打定主意，等兒子一出生便記在王妃名下，請封為世子，看以後誰還敢說他兒子是庶子，這攝政王的女兒，他兒子娶定了！

且不說夏明啟這一番計較，等他走遠，霍風看著他的背影，眼神如刀鋒般冰冷刺骨。

「蕭長桓已入京，夏明啟將他安排在京郊的莊子上。」趙珩在旁邊小聲地說著，眼睛也如看廢物般地看著夏明啟的背影。

霍風收回目光，「哼，一對蠢東西。」

說罷，趙珩笑了起來，「還沒恭喜攝政王。」

「多謝。」霍風的臉色緩和下來，邁開大步，疾步離宮。

然而還沒等霍風回府，陛下的賞賜和太后的賞賜便如流水般抬到了王府，柳嬪嬪與她的丈夫董伯一一將東西登記入冊。

自朱氏離府後，柳嬪嬪覺得她的日子從來沒有這麼舒心過，再也不用事事受朱氏的管制，且王妃是個心善的，只要用心辦差，一律賞罰分明，如今又懷上小主子，府中從前沉寂多年，如今終於換新顏。

同攝政王府的歡樂喜慶不同，魯國公府的某個院子裏傳來一陣摔東西的聲音，下人們都躲得遠遠的，連含秋都不敢近前。

房中，姜蘊雪往日裏溫婉的臉上全是恨意，那扭曲的面容哪裏還有以前的半分美貌，她心裏咒罵連天，那破落戶怎麼如此好命，入府不到三個月便能有喜。

想到那些下人們躲在暗處說的話，什麼攝政王得妻後，愛若珍寶，一見便錯不開眼，只恨不得天天黏在榻上，也難怪那新王妃能在這麼短的時日便有身子。

這話聽得她的心一陣絞痛，眼中的怒火沖天，那幾個亂嚼舌頭的下人，當下就被她發賣了。

當天在壽安宮中被拒婚，她雖未當面聽見，想來那人的語氣也不會有多好，便是

京中未流傳開來，可有心的人還是有所耳聞。

唯一疼愛她的祖母氣得差點病倒，她那蠢笨了一輩子的娘還弄不清怎麼回事，糊裏糊塗地將幾張京中世家子弟的畫像送到她房中，讓她挑選，把她苦得沒法說；那興災樂禍的嫂子，滿臉的鄙夷神情，刺得她更加苦痛！

她應該是上天眷顧的女子，尊貴的出身，出眾的容貌，就應當比肩世上最矜貴的男子！

這時，含秋在外面小聲地說道：「縣主，國公回府了。」

離家五載的祖父終於回府了，這是不是代表祖父已經原諒祖母了？

姜蘊雪趕緊平復情緒，讓含秋給她梳妝，鏡中的女子慢慢呈現出往常嬌美的模樣，換上藍底紅梅的衣裙，款步朝主院走去。

魯國公坐在上首，旁邊的大安氏討好地看著自己的夫君，剛才見夫君連箱籠都搬了回來，想來這下是不會走。

「蘊雪見過祖父。」

見到心愛的孫女，魯國公的臉色才好看起來，「雪兒快起來。」

「祖父，您這回可別再走，雪兒還有很多東西要請教祖父呢。」姜蘊雪略帶撒嬌地對著魯國公說道，就近坐在他們的身邊。

下面的沈清瑚冷笑一聲，開口道：「祖父，孫媳也懇請您留在府中，好讓我與夫君盡盡孝心。」

「好好，都是好孩子。」魯國公欣慰地看著她們，眼睛卻不看老妻一眼，氣得大安氏直瞪眼，又不好發火，生怕再將丈夫氣出府，她得不償失。

魯國公看著孫女兒，感慨道：「雪兒一轉眼都這麼大了，是祖父耽誤妳，這次祖父一定會為妳選個如意郎君。」

「只要祖父、祖母和好如初，身體康健，雪兒什麼都可以做。」

「好，聽到妳這話，祖父心甚慰。」

沈清瑚的臉色更加冷淡，「祖父，小姑子這樣的才貌，放眼京中，怕是沒有幾個人能配得上。」

大安氏見丈夫果真要住下，也有了底氣，便道：「若說身分尊貴，京中無人能及攝政王。」

可這話一出，魯國公將杯子一放，瞪了她一眼，「糊塗！攝政王已娶妻，妳不要想那些有的沒的。」

被丈夫一瞪，大安氏立馬住口，下首的沈清瑚聽了，眼中譏色更盛。

想著那天見到的人，魯國公心中百感交集，要不是他親眼見過煙娘的屍身，當真要懷疑起那人和煙娘的關係，而且就衝著她和煙娘幾乎一樣的長相，他也不會讓人去壞她的姻緣！

夜裏他獨坐書房，慢慢地從暗格中抽出一個卷軸，小心翼翼地展開，些許泛黃的紙上，漫天的飛花中立著一位巧笑倩兮的少女，面貌與攝政王妃有八分相似。少女手中執著一朵桃花，明眸流轉，臉若粉桃，嘴角微嘟著，帶著不諳世事的天真。

魯國公的手輕輕地撫著那少女的面容，滿是懷念地想起當年——
她像仙靈般從山間走來，停在路邊，恰好他的馬車經過。
少女很自然地搭話，他當時被那美色晃得眼光，少女身邊的婆子和小丫頭連連搖頭，示意她不要隨便上人的馬車。
可少女嬌笑著，「這位哥哥看起來就不是壞人。」
婆子和丫頭無法，只能由著她。
那幾天，他拋開手中的事情，帶著她逛遍街市，很快便擄獲那少女的芳心，越是與她相處，就越為她的爛漫傾倒，他忘記家中的妻兒，在一個夜裏，兩人明月為證，結成了夫妻。
那少女便是煙娘，得知他要回京，無論那婆子和丫頭如何勸說，她都要執意與他同歸，氣得那婆子無法，只說要回去請示老爺和夫人才能定奪。
可他怕夜長夢多，次日一大早便攜帶煙娘和那丫頭入京，並將兩人安排在一間小院中。
他告訴煙娘，他只是個小官。
煙娘不在意，反而安慰他，房子不大沒關係，住著舒適就行。
很快地，煙娘便懷了孕，產下他們的女兒。
他一直小心翼翼地瞞著她，等女兒五歲時，妻子終於得知煙娘的存在，大鬧一場，煙娘這才知他的真實身分，與已有妻室的事實。
後來他百般退讓，妻子才同意接她們娘倆入府，可煙娘卻不肯，並指責他騙婚，丟下女兒不知所蹤。
正好妻子的女兒夭折，他被迫立下永不納妾的狀書，這才將煙娘的女兒接進府中，充當自己的女兒，可煙娘卻在幾日後被人發現燒死在客棧中，那丫頭也不知所蹤……
想起往事，魯國公的眼中慢慢潤濕起來，緬懷地看著畫中的少女，她還是如初見般的貌美年輕，可是他卻……蒼老如斯！